

我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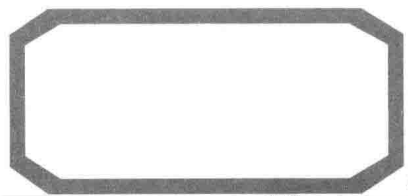
生

THE AGE OF
OUR LIVES

活
年
的
代

张运涛 /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我们

生

THE AGE OF
OUR LIVES

活
年
的
代

张运涛 /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生活的年代 / 张运涛著. —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201-13216-7

I. ①我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3404 号

我们生活的年代

WOMEN SHENGHUO DE NIANDAI

张运涛 著


出 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 沛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	300051
网 址	http://www.tjrmcbs.com
电子信箱	tjrmcbs@126.com
责任编辑	张 凯
封面设计	赵廷宏
制片印刷	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开 本	660mm × 960mm 1/16
印 张	19
字 数	251 千字
版次印次	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63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张运涛 / Zhang Yuntao

男，生于1968年2月，河南正阳县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。“中原八金刚”之一。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。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，作品多次被《小说选刊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中篇小说月报》《作品与争鸣》《散文选刊》等转载，出版小说集《温暖的棉花》。曾获梁斌小说奖、《广西文学》年度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。






责任编辑：张 凯

封面设计：赵廷宏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目录

CONTENTS



001	水殇
061	你喜欢胖子吗
104	我的邻居王丹凤
140	老铁
179	分红
220	雷小曼的翅膀
257	谁是米的爸爸

水 殇

1

苏丹让小周找条干毛巾来，来人头发湿着，可能是淋了雨。

“我母亲杀了人，我想请您做我们的律师。我母亲路过一个西瓜摊，抄起人家的切瓜刀，捅死了一个老头儿……”

苏丹想起来了，几天前的晚报好像登过这则消息，说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，用西瓜刀捅死一年近七旬的男子。

“我不相信我母亲会杀人，她连鸡都不敢杀，敢杀人？她一辈子都小心翼翼、低眉弯腰的，怎么会杀人？听说还捅了十四刀。十四刀？怎么可能呢？”

几乎所有杀人犯的家属都不相信自己的亲人会杀人。

“我母亲人好，您相信一个连猫狗都心疼的人会杀人吗？”

“您母亲贵姓？”苏丹问。

“哦，不好意思，忘了告诉您了。杨，杨小水。我叫李峤汝……”她从包里找出名片，递给苏丹。

峤字挺生僻，苏丹第一次见到。要不是对方自己念出来，苏丹还不知道该怎么发这个音。李峤汝也是郑州的，《教育报》编辑。这报纸苏丹见过，她老公是大学老师，有时候带回来的书啊烟啊就用这报纸裹着。苏丹从桌上拿过自己的名片，作了交换。

“我现在没在报社了，辞了。”李峤汝说。

苏丹很意外。按理说，杨小水已经五十多了，即使保命判无期，出来还能有几天团聚的日子？但李峤汝却为母亲的案子辞了职，这就不像只是让亲朋好友看到自己尽了力那么简单了。

“你有什么怀疑？”苏丹改用了“你”，这样能更快地拉近嫌疑人家属与律师的关系。以后的日子长着呢，老用“您”就见外了，让对方拘束，总好像隔着层什么。

李峤汝说：“死者姓许，与我母亲并不认识。我母亲怎么会去杀一个陌生人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？”

“即使人真是我母亲杀的，当时她很可能受到了生命威胁，是不是属于正当防卫？”李峤汝说，“我想让你们提早介入，新的诉讼律师不是可以在侦查阶段就介入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苏丹表扬她，到底是编辑，对法律了解得多。以前，律师只能在起诉阶段才介入。“对了，你怎么知道你母亲不认识受害者？”

“我爹不认识他。我，还有我梁叔都不认识他。”

这是什么逻辑，他们不认识就能代表嫌疑人也不认识？苏丹没有讲出自己的质疑，她等着李峤汝自己解释。

“梁叔是我继父，梁波涛。”李峤汝说，“我母亲离过婚，在我小的时候。我母亲一辈子没有什么朋友，她不喜欢说话。用城里人的话说，就是有点自闭。”

“你有什么要求？”

“我，我……”李峤汝好像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，“得先弄清楚，那人是不是真是我母亲杀的。”

“这好办，我会尽快帮你查清楚。”

“还有”，“李峤汝小心翼翼地问，我母亲要真杀了人，能不能保住她一条命？”

“如果真是砍了十四刀，手段确实太残忍了。但如果她不是预谋杀人的，或者有合理的杀人动机，保命也不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你母亲跟你梁叔关系还好吧？”苏丹其实是想问，有没有情杀的可能。她怕刺激李峤汝，换了种方式。

“好，”李峤汝很笃定，“这么多年，没见到他们争吵过。我母亲那性格，跟谁都不会急。”

“你看的也许是表象。”苏丹说，“既然你母亲性格这么好，当初为什么离婚？我这话可能很冒昧，你想一想有没有道理。离婚的时候，你母亲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里？”

“农村。”李峤汝其实听人家说过母亲离婚的原因，但她始终不愿相信，“那时候，我好像还不到四岁。”

“哦，也就是说，你母亲离婚的时候是九十年代？”

“不，八十年代初。我今年三十七岁。”

“属龙？”

“属龙。”

“真巧，我也三十七。”苏丹交换性地报出自己的年龄。农村那个时候离婚的更少，杨小水水性杨花？别的原因，都不足以让一对农村夫妻闹离婚啊。这样的疑问当然不能在李峤汝面前表达出来。“被害人家住哪里？”

“那个姓许的老头住在光明小区，椿树巷旁边。老家是新蔡县刘桥乡许庙村。”李峤汝外围工作做得还算仔细。

“你呢，你们住在哪？老家是哪的？”苏丹问。

“我们老家是遂平县文城乡，我母亲和梁叔现在住幸福小区——世纪大道东大街。”

2

杨小水中等个儿，五官并不精致，甚至有点粗糙。唯一的特色就是白，不是那种苍白的白，她白得很自然。身上套着的T恤衫是浅蓝色的，过于宽松，让她显得娇小，遮蔽了性别，也遮蔽了年龄。苏丹怀疑她穿了男人的衣服。好在杨小水很丰满，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胸前还撑得鼓胀胀的。这样一来，不漂亮的杨小水就有女人味了。她坐在铁窗后面，一点儿也不抓眼，但又让你觉得有种说不出的特别。

不像其他在押的犯罪嫌疑人，杨小水没有那种凶杀过后回归理智的惊恐。被警察带进律师会见室时，她很淡定，就像从家里出来跟邻居闲聊。

杨小水眼睛看着苏丹，等她发话。

苏丹示意小周将李峤汝的授权委托书递给杨小水，然后详细地讲了律师的职责和杨小水在这个阶段的权利和义务。

“杀人偿命，律师有什么用？”这是苏丹她们等来的杨小水的第一句话。

“您做过教师，应该知道律师有什么用。”

杨小水竟然红了脸。皮肤白的人，可能容易脸红吧。

签好名字，小周收回授权书。

“您看着挺年轻的。”苏丹并没有一上来就问案子。这话并不是奉承，一白遮千丑嘛。

杨小水的话很突兀，“我承认是我杀了那个畜生，用西瓜刀。那畜生耍流氓，我为什么不能杀他？”

苏丹说：“卖西瓜的摊贩作证说，他没看见许武生耍流氓，他看到的是您拿起地上的西瓜刀，扑上去先捅了许武生一刀。这第一刀其实已

致致命——包括后面的三刀，都是致命的。等许武生转过身子时，您又补了第二刀、第三刀。许武生倒地，您又及时地扑上去，插了他第四刀。这时候，您已经用尽了全力。后面的十刀，可能都是在发泄，是一种下意识。是这样吧？”

“忘了。”杨小水低下头说。

就那么恨他？在公安局看到案卷后，苏丹几乎失去了信心，案卷里附着清晰的照片，惨不忍睹啊。受害人身上杂乱地横陈着十四处伤口，或深或浅，被豁开的肉一律向外卷着，像渗着血的唇。前三刀是从上向下去的，力度很大，根本不像是一个老年妇女所为。

杨小水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之前你们不认识？”苏丹提醒她，“如果你们之前有仇怨，会对您的量刑有帮助。”

“不认识，”杨小水说，“我怎么会认识一个流氓？”

“问题是，谁也没看到许武生对您耍流氓啊？即使他真耍流氓了，拒绝的方式很多啊，走开，大声地求救，报警，都可以，为什么非要插他十四刀呢？”

“他胁迫我，要我跟他去宾馆。”

凭“胁迫”这个词，就能判断杨小水应该算是个文化人。“您可以不去啊？大庭广众之下，他能怎么着您？”

整个会见期间，杨小水再没提供出什么有价值的新信息。苏丹凭直觉判断，杨小水隐瞒了什么。“您知不知道，您女儿因为您的事已经辞职？”杨小水只有李娇汝这一个孩子，这应该是她的软肋。苏丹想借此打动她，配合律师的工作。

果然，杨小水显得有点失魂落魄。

苏丹等她开口。

看守所的警察在外面来回走动。正是交接班时间，该下班的警察等

不及了。

“您再好好想想，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。”苏丹努力掩饰着自己的情绪，“我可是您女儿花钱请来帮您的。”

“谢谢您，苏律师。”杨小水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主动告别，“早点宣判吧，反正早晚都是一个死。我早死几百道了，这几十年，都是多活的。”

小周上前把笔和会见笔录递过去。杨小水并没有细看，翻到最后一页签上自己的名字。这活儿，杨小水这段时间肯定没少做。

李娇汝一直在外面的车里等着。

她没有继承杨小水的优点，不算白，胸也不大，但脸蛋比杨小水耐看，也比杨小水苗条。年轻人的身体嘛，总是紧绷绷的，有朝气，不像杨小水，明显开始下坠，给人一种颓败的态势。

母亲行凶杀人的事实得到了证实，李娇汝面色沉重，很失望。

“冒昧地问一句，你结婚了吗？”苏丹把话题转到李娇汝的生活中。

“结了，又离了。”

“不好意思。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有孩子吗？”

“女儿九岁，一直是我母亲带。”

“哦，我儿子也是我母亲带。咱们这个年龄，谁有时间带孩子啊。”

李娇汝叹口气：“这下好了，往后只能我自己带了。”

“娇汝，有个问题我考虑了好久，还是得问。”

“你是律师，想知道什么只管说。”

“如果涉及家庭隐私那就算了，如果不是，你们得配合律师的工作。”苏丹说。

“苏律师，我懂你的意思，你只管问，我不会瞒你的。”

“我临走的时候，你母亲说，这几十年，都是多活的。这话里，是不是还有话啊？”

李峤汝还真没想到，母亲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。梁叔有工资，一个月接近两千。就他们俩，吃不愁穿不愁的，还能有什么苦？李峤汝自认为自己做女儿还算称职，平时经常塞给母亲一些零花钱，过年过节都要给他们买衣服买礼物。她自己离婚后，就更能理解母亲当年带她的不易。当然，她也不吃亏，乐乐的生活费都是母亲和梁叔负担，连学费都没让李峤汝出过。听说梁叔也曾有过两个孩子，发大水给冲没了。梁叔把父爱毫不保留地给了乐乐，比乐乐爸还疼她。

也就是那句话，让苏丹坚信，杨小水有隐衷。苏丹没讲出自己的怀疑，她问李峤汝：“你母亲，是不是跟许武生有宿仇？”

“不可能吧？”李峤汝其实也不敢肯定，回答得有些心虚。她给母亲买衣服、买礼物，带母亲去医院看病，生病的时候侍候母亲，却不了解母亲，也从来没有琢磨过母亲心里想着什么。

3

周一，苏丹再次去看守所见杨小水。

“老流氓该死。”杨小水翻来覆去还是那句话。

按照一般人的逻辑，这不应该成为她杀人的理由。好在苏丹已经看过公安局的案卷，警察对杨小水的审问很仔细。杨小水说许武生对她动手动脚，警察紧追不舍，问她怎么动手动脚。记录上写着，这个问题警察连着问了六遍，说明杨小水当时也是不愿回答，像是和警察对峙。警察却揪住这个问题不放，说这一点很关键，决定着许武生是不是真耍了流氓。杨小水拗不过，赌气似的回答说，许武生一上来就抱住她，另一只手在她胸前揉摸……看到这儿，苏丹笑了，杨小水这样的嫌疑人就得

警察来对付。

苏丹再次拿她女儿攻心。“李峤汝每天堵着我的门，让我想办法。她说，除了乐乐，您是她唯一的亲人。”

苏丹的话起了作用，杨小水目光渐渐呆滞。

小周也屏住呼吸，怕自己微小的举动会打乱苏丹的计划。

一分钟，两分钟，五分钟，十分钟……杨小水缓过神来。“跟俺妮儿说，别忙活了。谁的罪不是自己扛？早死早脱生。”

顿了顿，杨小水又问：“这里让听收音机不？让妮儿把俺家里的小收音机捎来。”

苏丹咳嗽了一声，正在考虑如何拒绝呢，小周插话了：“您的案子正处于侦查阶段，恐怕不合适。”

回来的路上，小周为苏丹不平。“我们这是救她啊，她怎么就不配合呢？”

“她很清醒，反正不死也是死缓，最低也得关她20年，配合还能放了她？”

“我看，杨小水有事瞒着我们。”

苏丹不语，等着小周继续发表看法。

“女人要是遇到性骚扰就生杀机的话，男人还不杀绝了？”小周为自己的幽默很自得。

4

苏丹想去杨小水老家看看，了解一下她的为人。这个想法与李峤汝一拍即合。出了这事，李峤汝才发现，她对母亲几乎不了解。农村的母女或父子，大多是这样，亲情多，交流少。彼此的了解，除了衣食住行，所剩无几。

家里就李石磨自己，两个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南方打工。孙子孙女放假了，老婆带着几个孩子去南方跟他们爹娘见见面。李石磨嘿嘿地自嘲：“我这个年龄，出去打工没人要了，就近在我们这里找点活干。工资也不低，一天一百三。技术工，我掌刀。”

苏丹有点走神，她在想象李石磨跟杨小水一起生活的情景。李峤汝以为苏丹无心跟父亲闲聊，赶紧自己支开自己。“爹，我去做饭，你跟苏律师好好聊聊。”有她在，爹放不开。等他们聊完了，她再跟苏丹打听。

房子很宽敞，两层小楼。墙上挂了三个镜框，照片热热闹闹地挤得满满的，但没有杨小水的照片。

李石磨说：“儿子的房子。我们老两口还住老房子。老房子在院子的左侧，是两间瓦房。”

“儿子他们在东莞，这小楼平时没人住。”李石磨找话说。

“李叔，刚才峤汝也介绍了，我是她请的律师，是来给你们帮忙的。”苏丹切入正题，“我这次来，是想了解……”苏丹犹豫了一下，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称呼，“杨阿姨——了解一下杨阿姨的情况。”到了人家家里，直接叫人家“杨小水”太不礼貌，“犯罪嫌疑人”又太伤人，“杨阿姨”好，既不远也不近。

“好人，妮儿她娘是个好人。”李石磨一边说一边挪了一台台扇对着苏丹。

“好人您为什么还要和她离婚？”

李石磨嘴唇动了动，没说话。

“好人不好人我们说了都不算。李叔，现在杨阿姨作案动机不明，我这个律师没法为她辩护啊。”

“妮儿她娘能不能保住一条命？”李石磨怯怯地问。

“说不好。这就看你们是不是配合了。”

李石磨为难地说：“我这一大家子，都看我哩。不过，只要你能保住妮儿她娘一条命，我出钱。一万中不？”

“钱是另外一回事，你得先如实地给我们提供杨阿姨的信息。”

“提供提供，你只管问。”

“李叔，你得记着，我这个律师可不是政府花钱请来的。我是你们的人，是帮你们说话的。”

“嗯，我记着哩。”

“你得说实话，不能藏着掖着。”

“说实话，不藏不掖。”

“那，我问你，在你心里，杨阿姨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李石磨像是努力地想了想，才说：“先前她一直在上学，她一个半大妮子，我也不太了解。后来她回到生产队，我们才发现这妮儿不跟人家说闲话，但表情还是挺喜人的。村里人也没往心里去，谁让人家有文化呢。大水一罢我们就结婚了，她还是那样，做活麻利，就是话不多，表情也淡。我心想，经过了这么大的灾，就是再有文化，也轻快不起来。结婚我也没搭啥账，问她要啥——那时候时兴女方要东西——人家任啥都没要，没要布没要衣服，就要了个收音机。收音机买回来，妮儿她娘话更少了。比如她让你上街捎点平绒布回来，一般的女人会絮絮叨叨说好长：你那双鞋，鞋底早纳好了，就剩鞋面了。你不是今儿个去赶集吗？捎半尺平绒布回来。趁现在有空，我抽空做好、上好，不耽误你秋里穿。要是换作妮儿她娘呢，就简单多了——捎半尺平绒回来。最多再加几个字——做鞋面，把用途告诉你……你要说她不喜欢热闹吧，她整天抱着个收音机听。”

苏丹打断他：“这些我都知道。我想知道的是，你们当初为什么离婚？”

苏丹的手同时伸进提包里，暗暗打开了录音笔。

5

“咋说呢？妮儿她娘哪都好，偏偏裤腰带松。我心里琢磨着，可能有点文化的女人都骚……你别多想，我是说我们乡下，说妮儿她娘。开始我怕人家知道了，丢人。趁她从学校回来，黑了躲在屋里偷偷地打她。也照死打过，改不了咋办？我真是忍不下去了，杀她的心都有。就离了。”

“男方是大队干部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我们杨湾的。”

“他们怎么认识的？”

“谁知道呢。她说她救过他的命，是他的救命恩人。这好事还真做到底了，最后把自己都送给人家摆置了！你没见过那人，一个寡汉子，比她大二十多岁呢。”

“也不一定就是你说的那样吧？你看到过？”

“还用看到？这事，瞒不了人的。开始我也不信，你说，一个不好吃不好穿的娘儿们，咋会好这事？那人第一次来，妮儿她娘介绍说，人家是来感谢她的，大水时她救过他的命。我心想，人家找上门了，还大包小包的，带着给妮儿吃的东西，咱还不得热情点？我让妮儿她娘去邻居家借了几个鸡蛋，留他喝酒。他是东营大队的，陶庄，离这儿不远。一开始我就纳闷儿，妮儿她娘既然救了他的命，饭桌上那个男人咋就不提救命的事呢？”

“许是都不忍再提呢。”

“我也是这样想。后来，那姓陶的隔不长就到学校去找她——学校老师都嫉妒她，回来跟我讲，人家杨老师可是救了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今几个又来酬谢杨老师了。我心里酸溜溜的，嘴上还得给她揽把着。”